

# 和野猪决斗

文 / 刘青松



近来，多地乡间野猪泛滥，村民养猎狗驱赶，专业捕猎队出马猎杀，警察叔叔上阵围堵，人猪大战不断上演。这让人想起王小波在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中描写的那只因模仿工厂收工汽笛叫而被定成“破坏春耕坏分子”的“猪兄”：“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，任凭人喊狗咬，不离那条线。这样，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，反之亦然；两头同时开火，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，因为目标小，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；跑得潇洒至极。”

野猪颇神奇，“自由自在地闲逛，饥则食渴则饮，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”；生活在人间边缘，肆无忌惮闯入红尘地界，“无视对生活的设置”，劫掠一番，潇洒而去。这种与家猪的混吃等死形成鲜明对照的野性和自由，让习惯了圈养与被圈养的人们浑身不自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杀死那头野猪，历来

是对秩序和人伦的维护，被赋予了某种形而上色彩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写过一个书生和野猪决斗的故事：汉景帝年间，黄老之学盛行，窦太后好读《老子》，召来研究《诗经》的博士辕固生，问他读《老子》的心得。辕固生是个说真话的人，曾经与道家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“汤武革命”是“受命”还是“篡弑”，认为商汤与周武王起兵推翻暴君是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得民心而得天下。他明知窦太后的喜好，仍不以为然地说：“《老子》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。”被冒犯的窦太后怒了，以反话讥刺：“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！”她想出一个严惩辕固生的办法：强迫他进入兽圈去和野猪打架。文弱书生，哪会是野猪的对手？就算不被拱死，也要脱一层皮。景帝爱才心切，偷偷派人给他送去一把锋利的短剑。辕固生进了兽圈，一头野猪发狂一般向他冲来，他举剑对准它的

心脏部位一刺，野猪应声倒地。窦太后得知后，默然无语，没理由再治辕固生的罪，只得作罢。景帝看重辕固生的正直，升了他的官职。

和野猪决斗，鲁迅也干过。《鲁迅回忆录》里记载了一段鲁迅自述：“在厦门，那里有一种树，叫做相思树，是到处生着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只猪，在啖相思树的叶子。我觉得：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，于是便和猪决斗。恰好这时候，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。他笑着问：‘哈哈，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？’我答：‘老兄，这话不便告诉你。’”有人说，鲁迅看到相思树便想起了许广平，正睹物思人呢，这猪不识趣，搞破坏，难怪大先生会急。

和野猪决斗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。怎奈何，野猪成灾，斗之无尽。

也许可以换一个思路：一些地方人口减少，空地盘就让出去吧，让“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”的“猪兄”们自己决斗去。☐